

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廿三日

三日刊

第一卷第七期

北平宣香營橫四平社
外爐西街號化作

(目價刊本)
分二洋大本每

目價告廣
二五月角期寸每
元期十全二每方

本刊啟事

本刊為便利津埠愛
讀者起見特委託天
津北馬路大通書局
為總代售處此啟

外史宮

是書詳述明清兩朝
軍外交用章回體裁
成小說關於宮闈情
寫真並敘列多現
英雄兒女事蹟為代
之好說也分訂三冊
錦裝盒定價四元特
郵資一元二角外埠
代售處
北平琉璃廠東門
錦章書局

方東

總經理 凌子平
地址 東單北三四五六號
電話 東局三四五六號

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股份保險
不動產抵押
借放款項
華資信託

同森泰

西單牌樓南東路一五一三
本莊係同泰
組織自運各
承辦海陸空
軍裝製現名
聘請名師特
監製現名師
便裝及西式
全如蒙應式
惠臨無任歡
迎克己此啟

麗豐西法洗染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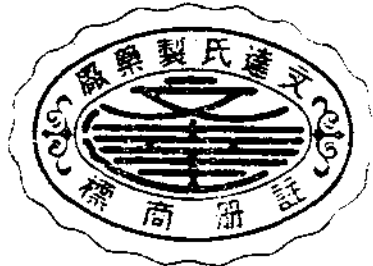
本廠聘請西法洗染技師
專門洗染各種呢絨皮衣
綢緞新舊衣服等件
大夾棉油漬無不
單夾各種油漬無不
去各種油漬無不
明各界人士不
試方知言之不謬
開設王府井大街
救世軍斜街

女醫士 朱松子
專治 婦科 小兒科 內外科
皮膚科 柳花科
院址 西單北大街
路一號
電話 西一九零四

(次日期本)

哀情實勝 爽... 楊半僧
第六卷 繁華場裏女士飛鳥
近事 宣南夢... 南海胤子
第六回 黑衣訪良朋行踪難秘
紅塵感客舍遊子多情
小言 浪漫王妃... 葉惜華
第四回 良馬牽孽緣侯爺遇艷
酒樓叙衷曲王妃風流

真文氏老正 萬應十滴水



總售處 北平東單二條十六號
電話東局三四一七號

專治感冒傷寒傷風
鼻塞水土不服上吐
下瀉四肢厥冷心腹
疼痛七十二種危險
疫症無不立效小兒
減半孕婦無忌兼能
外治如蛇蠍咬傷蚊
蟲百蛉蚤虱咬癢小
兒火疔瘡皮膚濕熱
無名腫毒疥癩牙痛
等用棉花塗患處立
愈 每瓶大洋一角

久已名傳華北

第六章 繁華場裏女士飛鳥

再說道興振華等四個主人。見客已散完。便一同出了二三亭。談起適纔萬象那種放蕩不羈的情形。笑得口也合不攏來。又走了一程。已到十字街前。運新國權說了一聲再見。脫帽爲禮。自回今川小路中國旅館去了。道興振華都住在神田區日本人家裏。也不多在途中流連。一直回到寓所。當夜無話。第二天午後五點多鐘。振華剛由學校回來。正要休息。忽見運新興致勃勃。大踏步走將進來。還沒有落坐。就忙着問道。『喂！你知道日俄戰事的消息嗎？』振華說。『我方纔在學校裏。聽說一禮拜以內。就要開仗。你有新消息嗎？快告訴我！』運新一面落坐。一面說道。『大概等不到一禮拜了。今天早晨有朋友從橫須賀來。據說海軍業已調齊。兵船上也都升着了火。候令出發。看這情形。開戰的日期。必定不遠了。』振華連連點頭。說道。『我們政府裏究竟抱的甚麼

態度？你聽見說沒有？」運新長歎了一口氣道。「甚麼態度。還不是抽手旁觀嗎？」振華說。「中立也是對的。不過爲我們的事。讓鄰居出來在我們家門口打仗。無論誰勝誰敗。不太難爲情了嗎？況且是拏我們作題目。勝敗先不必說。戰場附近必要大大受一次損失。這總是靠得住的罷。」說到這裏。運新氣憤憤的說。「政府向來抱定寧贈友邦。不給家奴的毒辣宗旨。那裏談得到這一層呢。總而言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們要想免去瓜分慘禍。必先除去家賊。由我們自己人作主。纔有希望。」振華伸出手來。緊緊的握住運新的手。說。「運新兄！你這句話正合我的心。我們心心相印。永遠不要忘了這句話。」運新慨然道。「不但不忘。並且還要實地去作！」正說之間。冷不防國權從外走入。劈頭問道。「你們只顧談天。不怕隔牆有耳嗎？也未免太大意了。」一句話說得振華運新都愣了一愣。忙問。「外面有人嗎？」國權笑着說。「人到有一個。」

可是已經進來了。」振華說。「原來就是你呀。我當是另外還有人呢。」國權說。「幸虧是我。假如另有旁人。把你們方纔所說的話。傳到滿清政府耳朵裏。你們兩個人將來要想回國。恐怕就有許多不便了。」運新振華連連點頭。都說。「這話說得有理。以後總要隨時小心。可是你爲甚麼不大大方方的進來。却在外面偷偷摸摸的聽人說話。這該罰你不該？」國權說。「我敲了半天門。你們全不理會。我又不能堵住耳朵不聽。我不罰你們就算便宜極了。怎麼反到罰起我來。這不是豬八戒倒打一耙嗎？好不害羞。」幾句話說得振華運新一齊笑了。問道。「你由學校來嗎？」國權隨手取過一支紙烟。一面吸着。一面回答。「不。我由俊侯那裏來。」停了一會兒。繼續說道。「我到俊侯那裏。他正伏在案上。圈點船山遺書。」運新搶着問。「是湖南衡陽王船山的遺書嗎？」國權點一點頭。運新說。「王船山是提倡民族革命的大儒。這樣看來。俊侯的

思想。一定很不錯的。『國權應了一聲。接着說。』他說現在長沙省城。有一班人組織一個船山學社。專門研究船山的學說。將來人數多了。影響一定不小哩。』振華說。『這是一定的。有一種學說。就能造成一種風俗。有一種風俗。就能改變當時的人心。可惜這種學術團體太少了。假如江蘇人組織亭林學社。河北人組織習齋學社。山西人組織青主學社。江西人組織晚村學社。浙江人組織梨洲學社。每一省裏。都將那提倡民權。發揮民族思想的大學者。尊崇起來。給那一班糊塗讀書人作個樣子。不出十年。總可以改變懦弱的人心。鼓起愛國的精神。』運新說。『這話說得極是！我們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每一省裏。何止一兩個有名的人物。可惜年代久遠。都無形湮滅了。像方纔所說江蘇的顧亭林。河北的顏習齋。山西的傅青主。江西的呂晚村。浙江的黃梨洲。離現在不過二百多年。就有許多人不知他們的姓名。你道可歎不可歎！像這些人都

是專制帝王最不喜歡的。就是因爲他們以民爲重。以君爲輕。要是生在外國。恐怕都成了提倡民權的先知先覺了。即如王陽明。在我中國。並沒有將他看成怎樣的了不得。他的學說。傳到日本以後。居然造成一種風俗人心。作出一番維新事業。說起來真要把人氣死了。『國權振華聽到這裏。都長歎一聲。站起來說道。』我們不必坐在家裏自找閒氣生了。今日天氣清朗。不如同到上野公園散步去罷。』運新也覺心裏煩悶。無法消遣。只得起身。拏了帽子。隨同前去。這上野公園。就在東京市內上野車站旁邊。裏面櫻樹成林。松杉夾道。種種名花異卉。佈置得疏密合宜。非常精緻。進門不遠。有東照宮。博物館。動物園。後面還有音樂學校。美術學校。常常舉行美術展覽會。規模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山下有不忍池。池水極清。又有荷塘數畝。每到夏間。在此納涼的人。日夜不絕。旁處公園。都不及他繁盛。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名園了。他們三個人信步

走入園中。只見遊人如織。絡繹不絕。隨意遊了一周。正要找一僻靜所在。略微歇息。不提防由人叢裏刷的一聲。飛出一個黑漆漆的東西。說時遲。那時快。剛一擡頭。就聽見站在國權背後的一個中年日本人啊喲一聲。那個黑東西恰恰打中他的額角。緊跟着一片笑聲。又夾雜着鼓掌的聲音。再見那中年日本人。額角上立時腫起核桃大小一個大包。他一手掩着額角。一手拾起黑漆漆的那個東西。嘴裏罵着。「巴嘎。」飛奔人叢之中。找了半天。一眼看見一個一蹙一蹙的中國女學生。他不容分說。上前橫住去路。指着自己的額角問道。「你爲甚麼打我？怎麼辦法？」那女學生急得滿面通紅。結結巴巴的說。「我們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不是出於有心。實在因爲我的鞋太大了。」此時大家纔看清這黑漆漆的東西。原來是一隻皮鞋。再看那女學生腳上。仍舊是兩隻皮鞋。一隻也不缺少。這隻鞋究竟從那裏來的。未免太奇怪了。國權振華也都

覺着出奇。還是運新眼快。他悄悄對振華說。你看一隻腳大。一隻腳小。振華暗暗會意。連忙拉了國權一下。說道。『我們何不上前排解排解。』國權說。『對。』隨卽分開衆人。上前問那女學生。『你腳底下的皮鞋。怎麼會飛在別人頭上？』那女學生說。『我因爲腳上的皮鞋太舊。纔買了一雙大的套上。豈知走到這裏。腳底下一滑。一步沒有站穩。他就飛出去了。旁邊看熱鬧的人。又大笑一陣。都說。『皮鞋當套鞋穿。這到很新鮮。從來還沒有聽見說過呢。』那中年日人氣憤憤的說。『不管你甚麼理由。我的頭不能白打。』國權對那日本人說。『請你原諒他罷。他那隻鞋明明是掉出去碰在你頭上的。決不是抓在手裏擲出的。這總算是誤傷。你不看他是個女子嗎？』那日本人聽見這句話。纔想起對方是一個女子。當時氣也平了。連說。『我自己晦氣。』把那一隻鞋拋在地下。纔着眉頭走了。那女學生謝過國權。互問姓名。纔知他姓胡名慕南。在美

術學校肄業二年多了。因他幼年時候曾纏過足。後來雖然解放。總不能長成天足一樣。他怕外人問長問短。所以纔想出這鞋上套鞋的辦法。豈知今日飛去一鞋。走起路來一高一低。好像是個跛子。豈知全是皮鞋作怪呢。運新見話已說完。拉了張華國權同到中國飯館小酌談心。適纔這一幕趣劇。倒給他們作了下酒的材料。